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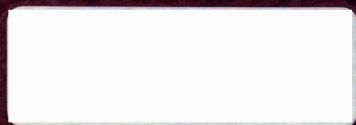


Montezuma's M Daughter

蒙特苏玛的女儿

【英】亨利·瑞德·哈格德 著

【美】叶向东 译



文匯出版社

Montezuma's Daughter



蒙特苏玛的女儿

【英】亨利·瑞德·哈格德 著

【美】叶向东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特苏玛的女儿/(英)亨利·瑞德·哈格德著;
叶向东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496-2045-6

I. ①蒙… II. ①亨…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4271 号

蒙特苏玛的女儿

著 者 / (英)亨利·瑞德·哈格德

译 者 / (美)叶向东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雨 鹰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1.125

ISBN 978-7-5496-2045-6

定 价 / 30.00 元



译者序

蒙特苏玛,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美国南部几个州的印第安人中享有很高的荣誉。不仅是因为蒙特苏玛王国曾经的富有和强大,当大多数印第安部落在西班牙人的残暴、威吓和欺骗下很轻易地臣服,并跟着殖民者一起去残杀自己的印第安伙伴时,蒙特苏玛人却是少数几个很快醒悟,并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家园的部落之一,而且是其中最有力量的群体(即阿兹泰克人)。虽然和其他起来抗争的印第安部落(或称王国)一样,他们在枪炮的攻击下,以及在归附西班牙人的其他印第安部落的围攻下毁灭了,但直到今天,很多印第安人仍然相信他们自己是蒙特苏玛人。甚至连生活在那一带的白人,在一个世纪之前,还把一些根本不是蒙特苏玛的印第安人也一起称为蒙特苏玛人。

我和我的妻子,怀着崇敬和怀古之情,驱车千余英里,去亚利桑那瞻仰蒙特苏玛纪念馆。其实那并非真正蒙特苏玛人原来居住地的遗址,而是北部的其他印第安部落遗留的废墟和洞穴。亚利桑那州政府将错就错地利用了蒙特苏玛人响亮的名字,建立起了这个纪念馆。看着印第安人原始的生产工具和木制的武器,以及火山石磨成的箭镞,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蒙特苏玛人是如何在墨西哥城(当时叫泰诺梯兰城)那里,把科特斯统领的西班牙军队和

其他印第安部落的联军打得失魂落魄，险些全军覆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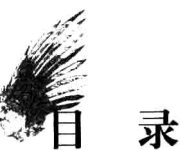
本书的主角虽说是英国人汤姆·温费尔，也即书中的第一人称“我”，但真正的主角却是蒙特苏玛的女儿——奥托美部落的继承人奥托美，这个美丽、高贵、忠贞、勇敢，集女性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印第安公主。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她被基督徒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异教徒，于是她的悲剧是那个时代有节操的印第安人的宿命。

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多次为这位伟大女性的悲惨遭遇伤心得停下笔来，几天都不忍心再翻开书来继续工作，也多次为她的高风亮节和英勇才智惊叹、振奋，连饭也忘了吃地奋笔疾书。

我教数学教了一辈子，在中国教，在美国教，现在退休了，想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做些贡献。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黎淑贤和我的外甥女夏青子，没有她们的帮助，我无法将写好的手稿用电脑打出来，并拿到国内来出版。

希望读者在读了这个故事以后，也会和我一样，喜欢这个聪明善良的印第安女子。

叶向东



引 子	蒙特苏玛的女儿	001
第 一 章	汤姆·温费尔为何要说出他的故事	003
第 二 章	汤姆·温费尔的父母亲	010
第 三 章	那个西班牙人来了	018
第 四 章	汤姆表白他的爱情	025
第 五 章	汤姆发下了一个毒誓	033
第 六 章	再见,我心爱的姑娘	043
第 七 章	安德斯-德-方西卡	050
第 八 章	第二次见面	059
第 九 章	汤姆发财了	068
第 十 章	伊莎贝尔-德-西昆查之死	077
第十一章	货船的沉没	088
第十二章	汤姆终于上岸了	095
第十三章	献祭石	105
第十四章	保卫瓜特莫克	113
第十五章	蒙特苏玛的法庭	121
第十六章	汤姆成了天神	130
第十七章	帕盼倩的还魂	138

第 十 八 章	给汤姆选新娘	147
第 十 九 章	四位女神	155
第 二 十 章	奥托美的忠告	164
第二十一章	爱之吻	173
第二十二章	十字架的胜利	180
第二十三章	汤姆结婚了	188
第二十四章	一夜惊魂	199
第二十五章	埋藏蒙特苏玛的宝藏	206
第二十六章	瓜特莫克的加冕	218
第二十七章	泰诺梯兰的陷落	225
第二十八章	汤姆被判罪	234
第二十九章	德-加西亚说出心里话	243
第 三 十 章	逃亡	251
第三十一章	奥托美向她的人民请求	260
第三十二章	瓜特莫克之死	271
第三十三章	伊莎贝尔-德-西昆扎复仇	278
第三十四章	松树城的围城	286
第三十五章	奥托美女人最后的献祭	294
第三十六章	投降	305
第三十七章	复仇	313
第三十八章	奥托美的离去	322
第三十九章	汤姆从死亡中回来	332
第 四 十 章	阿门	342
后 记		347



引子

蒙特苏玛的女儿

大厅里点着带香味的火炬，我们进入后，许多人都走过来问候瓜特莫克王子，我注意到他们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有一个女人走过来，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美女。她高大、庄重，粗布袍子里面穿着华丽贵重的珠宝装饰的衣服。在这劳累困顿的时刻，她的可爱容貌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她骄傲的双眼像雄鹿一般，她的卷发披在肩上，身上透出高贵的气质，然而她却非常柔和近乎悲伤，尽管必要时她可以变得凶猛。这位贵妇很年轻，看上去只有十八岁左右，但身材却已成熟，就像贵族妇女的样子。

“你好，瓜特莫克，我的堂兄，”她用甜蜜的声音说道，“你终于来了，我高贵的父亲已经等了你很久，并想问问你怎么会耽搁这么久。我姐姐，你的夫人也想问问你怎么去这么久。”

我感到她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用眼光打量我。

“你好，奥托美我的堂妹，”王子答道，“在旅途中出了一些状况，所以耽搁了。托巴斯科路途遥远，加上我的责任和同伴，丢勒，”他朝我点了一下头，“在路上出事故了。”

“什么事故？”她问。

“是这样，他从豹子的口中救出了我，赌上了他自己的命……”他几句话结束了故事。

她听着故事，眼睛发亮。故事结束后，她又开始说话了，而这次却是对我说的。

“欢迎，丢勒，”她微笑着说道，“你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我的心却向着这样的人。”她微笑着离开了我们。

“这位伟大的女士是？”我问瓜特莫克。

“是我的堂妹奥托美，奥托美公主，我叔叔蒙特苏玛最疼爱的女儿。”他答道，“她喜欢你，丢勒，这对你可是多方有益，哈！”



第一章

汤姆·温费尔为何要说出他的故事

光荣属于给我们胜利的上帝！西班牙真的衰弱了，他们的军舰不是被击沉就是逃跑了。大海成百上千地吞没了他们的士兵和水手，英国又可以透口气了。他们来占领我们的土地，用拷打和火刑来对待我们这些自由的英国人，就像阿那灰克^①印第安人曾经对待科特斯^②的人一样。他们把我们当奴隶来使唤，蹂躏我们的女儿，践踏我们的灵魂和对教皇以及英皇的忠诚与奉献。上帝终于用他的神风来回答他们了，德雷克^③则用他的大炮来回答他们：他们完蛋了，和西班牙的光荣一起滚蛋了。

我，汤姆·温费尔，在这个特殊的星期四，在彭盖的市场上听到了这个消息。我是到那儿去闲聊，并且把大风吹剩下来的苹果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前些日子也听到了这样那样的谣传，但在彭盖这儿说这话的是一个姓杨的人，耶末斯的姓杨的。他曾经在耶末斯的战舰上服务，在死亡线上战斗，服从命令向北进攻西班牙人，直到他们都消失在苏格兰的海面上。

人们说小事会引出大事来。但这回，在这儿，大事却带出小事来。因为这些小事使我——汤姆·温费尔，诺福克郡狄钦汉教区的接待站长，年事已高且只有几年的阳寿，却开始跟笔墨打起交道

来了。十年前，就是一五七八年，使我们高贵的女王伊丽莎白高兴的是那一天她驾临了我们这个郡，而我被带到了诺威契她的跟前，那时我的名声传到了她的耳边，她命令我告诉她一些我经历过的事儿，或者说是在我大约二十年中，在印第安人中生活的经历。那时科特斯征服了阿那灰克，现在那个地方叫作墨西哥。正在我要开始讲述我的故事的时候，她却要到柯赛打猎去了。于是她告诉我她希望我把故事写下来，她也许会读它。而且那故事只要有一半像我保证的那样有趣的话，在我死的时候就会被称为汤姆·温费尔骑士。我回答高贵的女王说：虽然我不善用笔墨，但会努力记住她的命令。然后我大胆地奉献给她一块巨大的绿宝石，这块宝石曾经挂在蒙特苏玛的女儿和许多在她之前的公主们的胸前。当她看到这块宝石时，她的眼睛闪烁着如宝石一般的光辉，因为我们的女王喜欢这些贵重的玩意儿。我想此刻我做成了一笔交易：用这块宝石换取爵位。但是我，曾经做过这么多年伟大的部落的王子，并不稀罕一个骑士的名号。于是我亲吻了那只高贵的手，紧紧捏住那颗宝石以至于手指头都发白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回到了我威凡尼的家。

现在按照女王的希望，我要叙述那些还残留在记忆中的故事，我不希望这些故事烂在我肚子里和我的生命一起终结。

对于一个不善于写作的人来说，这工作是沉重的。但对于行将欢庆死亡的人，为什么还要害怕沉重的工作呢？我曾见到过的事情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因为没有其他的英国人曾经见到过这些事。我的一生是如此的奇异，很多次仅凭着上帝的保护，我才得以存活下来。或许是上帝认为这些经历里有值得其他人认知的道理。我想有一点是值得认知的，就是没有错的会变成对的。错误只会产生错误，人们脑子里的错误会指使手去施行它们。

现在来看看科特斯的命运吧——这个我从他鲜亮的外表看他像上帝一样伟大的人。大约四十年前，我听说他贫穷和屈辱地在

西班牙死去——这个曾经的征服者！而且我了解到他的儿子唐马丁，则就在他父亲曾经为西班牙征服的城市里受尽残酷的折磨而死。再来说说马林契，西班牙人叫她玛莉娜。这个科特斯曾经最爱的女酋长，曾经身心痛苦地以天象告示他，并解救他和他的军队于危难之中，最后却被他抛弃了，把她嫁给了唐璜·夏拉米洛。这个玛莉娜只因为爱上了科特斯——在她之后印第安人也叫他马林契，就把灾难带给了自己的故乡。因为没有她的帮助，泰诺梯兰，或现在叫墨西哥城是决不会被带上西班牙的枷锁的——是的，她在爱情中忘掉了自己的荣誉。而她的回报是什么呢？错误的行为给她带来了任何好的结果吗？这就是她最后的回报：当她年长色衰之时，就被送给一个地位低下的人成婚，就像筋疲力尽的牲口被卖给了一个贫穷的主子。

再看看那些居住在阿那灰克土地上的伟大的人民吧。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事能带给他们好运。他们成千地把人活祭给他们虚构的上帝，以为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财富，以为平安和繁荣会赐予他们，并代代相传。现在真正的上帝来回答他们了。财富？他给予他们荒芜；平安？他带给他们西班牙的剑与火；繁荣？他带给他们拷打、酷刑和奴役。这就是对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上黑哲和泰兹卡特的祭坛的回报。至于西班牙人自己，在仁慈的名义下，精心制造了比任何蒙昧的阿兹泰克人^①更残暴的恶行。在上帝的名义下干出的那些极端的暴行，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平安？我老了，也等不到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一天了。尽管如此，我已经看到答案正在显现出来。我似乎看到恶果终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这些在地球上最骄傲的人们已被剥夺了名誉、财富和傲气，残留的快乐无法保留他们逝去的荣光。德雷克在死亡线上开始的，上帝会在其他的时候和地点结束它，直到西班牙躺在地上，和蒙特苏玛今天躺得一样低。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这些道理的。甚至连我——汤姆·

温费尔这样谦卑的人都会懂得这些的。上天对我实在仁慈，留给我时间来追悔我的罪恶。罪恶的念头曾经充塞我的头脑，我企图代替最高的上天去行使复仇的权利。为了这个我要把我一生的经历写下来，让其他人可以得到教诲。我存着这个念头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说实话是高贵的女王促成了这件事。直到这几天，我听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消亡的确切消息后，这写故事的心愿才真正成长了。谁能说它会真的开花结果呢？尘封的往事使我烦恼了多年，把我带回到我年轻时的爱情和战争，以及狂野的离乱。为我自己，为瓜特莫克和奥托美的人民抵抗西班牙人。这一切都离我多年了，尽管时光远去，这些我曾经历过的许多事，却依然历历在目，反而使得其他一切的人和事都像是梦幻一般的了。

从我写作的屋子里的窗户，可以俯瞰平静的威凡尼山谷。在溪水的后面是长满了金色的金雀花的山坡和荒废的城堡。圣玛丽教堂的尖塔周围，挤着红顶的房屋；更远处是国王的森林斯多佛和佛列敦修道院的田野。右边陡峭的岸边，是绿色的橡树林；左边是快要干涸的湿地，里面零散地游荡着牛群，一直伸向俾科斯和鲁特佛。在我的背后，是我的花园和果园，连接着草地和山坡上的梯田，那里曾经是伯爵的葡萄园。

这就是我现在的一切——尽管这一刻又好像不是在我这儿。看着这威凡尼山谷，仿佛又置身于泰诺梯兰^⑤的幻境；长着森林的斜坡，好像是盖着积雪的波波和依兹泰克火山；扼谢姆的尖顶和狄钦汉、彭盖、比格等地教堂的高塔，如同高耸的金字塔闪烁着献祭的火光；那草地上的牛群，让我仿佛看到了科特斯的骑兵在奔向战场。

这些都回到了我的眼前，好像这才是真实的，而其余的事物反而像梦境一般。我再一次感到自己年轻了，上帝赦免了我直到今天，是为了使我能在躺入那边教堂后面的墓地之前，讲出自己的故事而不至于消失在梦中。我早就想做这件事了，但直到去年圣

诞节那天我亲爱的妻子死了才去做。在她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动笔。老实说,我的妻子爱我,我相信只有少数人是有幸被爱的。长期以来,她内心里一直交织着对我的爱情、对已死去的那位的忌妒,以及对我的宽容和原谅等多种感情。那埋在心中的痛苦把她的心一点一点地销蚀了,尽管她从来也不提起这些。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她不停地祷告也不能使上帝再给她一个孩子。这使我想起了奥托美的话:我没有希望再有一个孩子。现在她知道在海的那一边,我曾经的另一个妻子给过我心爱的孩子们,虽然他们早已死去,但我对他们的爱却永远不会消失。这种想法一直绞着她的心。她可以原谅我曾经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但那个女人曾经替我生过孩子,而且我始终深深地爱着他们,这使她受不了。她可以试着原谅,但她自己却永远不会再有孩子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且作为一个男人,我难以想明白一个恋爱的女人的心。为此我们发生过一次争吵,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争吵。

这事发生在结婚两年之后。我们把死去的孩子葬在了狄钦汉教堂后面的墓地里的几天之后,我做了一个活生生的梦。那时我正睡在我妻子的身旁。在梦中,我见到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手里抱着我的长子。这个孩子死在那次大围攻里。他来到我的身旁,就像我以前管理着的松树城的奥托美人一样同我说话,送我鲜花,亲吻我的手。我望着孩子们,心中充满了自豪。他们是那样地美丽和活泼。但就在那时,我的心中升起了巨大的悲伤,尽管我丢失了的孩子重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多么悲伤的梦啊!我死去的孩子们又回来了,然后又消失了,留下更深的悲痛。

在梦中,我叫着他们的名字,跟他们讲话,直到醒来,看到一切都只是幻梦。于是我大声悲泣起来。那是一个八月的清晨,早晨的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我以为我的妻子还睡着,我却仍沉浸在我的先前的梦中,悲泣着,低声呼着我永不再见的孩子们的名

字。没想到她正好醒着，听见了我睡梦中和醒来后所说的一切。这些话有些是用奥托美语，更多的则是用英语说的。听到我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她猜出了我在做什么。她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弯腰向着我。从她的眼中，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愤怒，此后也从未见过。很快，愤怒消失在泪水中。

“怎么了，我的妻？”我惊愕地问道。

“太难了，”她答道，“我必须听这些东西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的丈夫。当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已经死了，而我却耗费了我的青春坚守着对你的誓言，难道这还不够吗？尽管你有多守信你自己知道。我难道从没责备过你的忘情并在遥远的地方和一个野蛮人的女人结婚？”

“从未，我亲爱的妻子。而我也从未把你给忘了，这点你是知道的。但我不懂，你为什么在一切已成过去的事情上生出妒忌来？”

“难道我们不能妒忌已死的人？我们可以对付活着的人，但谁能与已死的抗争？死了的爱已经完成了，乘风而去，永不回来！对这个女人，我可以原谅你。她先于我得到你，我无话可说。但這些孩子却是另一回事！他们是你与她的，一点也没有我的份。而且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你始终热爱着他们。你还会爱着他们一直到你去了另一个世界——如果你可以在那儿找到他们的话。我等了你二十多年，我已经老了，尽管我还想给你生更多的孩子。那唯一的孩子，是我为你生的，上帝拿走了，以免使我太高兴。即使这样，从你嘴里叫出来的名字却没有他。我死去的孩子于你而言无足轻重，我的丈夫！”

她开始哽咽并流泪了，我不知如何向她解释。前妻生下的孩子，除去一个婴儿，其他的儿子都几乎长大成了青少年，而她生下的那个孩子才活了六十天。

现在女王要我写出我自己的经历，我就想起我亲爱的妻子的

那次发作。我无法写真实的故事而避开蒙特苏玛的女儿，奥托美，这个奥托美人的公主^⑥。她也曾经是我的妻子，曾经给过我亲爱的孩子。我只好把这事给按下来。我很清楚，尽管我们多年来很少提起往事，但这些往事却一直压在莉莉的心头。她的妒忌并不因为年纪的增长而消失，相反却随着岁月在积累。

就这样，我们一同老去。和平地，肩并肩地，很少谈到那一段我们分离的时间，和一切降临到我身上的事。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我的妻子在八十七岁那年，在睡梦中突然死去。在揪心却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的悲痛中，我把她埋葬在教堂南面的坟地里，因为我知道，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和她以及所有我所爱的人相会了。

在那广袤的天堂里，有我的母亲，姐妹们，儿子们，还有伟大的瓜特莫克，我的朋友那最后的皇帝，以及我的众多的战友们，他们都先于我得到了平安。那儿还有——尽管他们不承认——我的奥托美，我引以为傲的美丽妻子。在天堂里——我想我会到那儿去——所有我年轻时所犯的错误和罪行都不会再存留。如此也好，那儿也没有婚姻什么的。因为实在不知道我的妻子们，蒙特苏玛的女儿和我甜蜜的英国夫人，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现在，开始我的工作吧。

注释

- ① 阿那灰克，今日墨西哥城一带的印第安部落群。
- ② 科特斯，西班牙远征新大陆的军事统领。
- ③ 法兰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1—1596，英国皇家海军上将，曾给予西班牙海军以毁灭性打击，后死于传染病。
- ④ 阿兹泰克人是蒙特苏玛王国的主要民族成分，英勇善战。
- ⑤ 泰诺梯兰，蒙特苏玛王国的首府，后被毁，在废墟上建起墨西哥城。
- ⑥ 奥托美取她母亲的民族之名，并为该民族领袖的唯一继承人。



第二章

汤姆·温费尔的父母亲

我，汤姆·温费尔，出身在这里，狄钦汉。就在我今天写着这一切的房间里。这幢我出生的房子建造于亨利七世时期，后来又增建。更早的时候，这儿是农民工的房子，住过一些种植葡萄的工人。不知是否当年的气候比现在好还是种植人的技术水平高，至少我知道，在山坡下的房屋那边早先叫别格伯爵的葡萄园。这儿不再种植葡萄之后，就一直被称为“伯爵的葡萄园”。这包括所有的山坡，从那些房屋，到给人们送来健康的来自大约半英里外海岸边上的泉水，人们甚至从诺威茨和洛斯托夫来到这些泉水边洗濯他们的病体。山坡挡住了东面吹来的海风，这里的作物要比附近地方早熟十四天。在这寒冷的五月天里，人们可以裸露上身坐在那儿；而在两百步开外的山顶上，人们还穿着獭皮背心簌簌发抖。

这幢木屋，从一开始就是一间农舍。面向西南，是那样的低，使人觉得从湿地流过来的威凡尼河会把湿气带进屋子里。其实不然。夜晚降临时，雾气挂在房子周围，雨季时大水灌到屋后的马厩里。但因为这房子是建在沙子和碎石上的，所以在这个教区里没有比这儿更健康的环境了。房子建得坚固美观，红砖给人以温和的感觉。夏天的时候，墙角和山墙都被玫瑰和藤类植物所遮掩。